

乡土黔北

王霞

## 石头会唱歌

(一)

对于仁怀市长岗镇的记忆,起于“太阳村”留存的温暖,连着“菌田村”屹立的坚强。无论是“太阳”还是“菌田”,都有着“精美的石头会唱歌”的传说。

2018年的一个冬日,省纪实文学学会组织了一次到仁怀市长岗镇的采风活动,去挖掘脱贫攻坚的典型事例。就这样,那个富有诗意的名字——太阳村,走进了我的视线。

太阳村,给人的感觉应该是阳光洒满村庄,温暖明媚的岁月。我到太阳村的时节,恰逢冬日,连石杓见都浸透着寒气。采访中,驻村干部的事迹,却让人感受到溢满心窝的温暖。

曾经的太阳村,石漠化显著,常常是一年三旱,春播秋收没有保障,农业产出低下。漫山遍野的石杓见,犹如一幅色彩单一的水墨画,点缀在石杓见中的传统农业,占据着产业发展的绝对地位。祖祖辈辈固守那片石杓见生活的老百姓,心里似乎是满足的。

脱贫攻坚号角吹响,如徐徐春风拂面,吹散了氤氲的寒气,绽放了老百姓的笑靥。

一群驻村干部,脚沾泥土、耳贴大地,当群众的贴心人。白天,挥洒汗水,奔走在农户家中、田间地头、乡间小道;夜晚,费尽心血,整理笔记、梳理思路。他们用辛苦的付出,换来了老百姓的幸福生活。破解石漠化劣势,发挥原生态环境保护的优势,从石杓见上发展中华蜂、猪、牛、羊、鸡等养殖业,发展野生猕猴桃、红豆杉等种植业,让石杓见长出了金蛋蛋。

几年的时间,太阳村产业扶贫硕果累累,一条条水泥路在村庄蜿蜒,一栋栋小楼房将山村装点,“百姓富、村庄美”的幸福画卷迅速铺展。曾经的全省深度贫困村成了脱贫攻坚的典型村。

(二)

2025年的大雪当日,又一个从石杓见里走出的贫困村——菌田村,闯入了我的心里。

菌田村和太阳村都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,石漠化严重。从三类贫困村到全面小康村,再到全国文明村的接连大跨越,藏着多少感人的故事?十年磨一剑,从单一农业到多元发展,委实不容易。

南山云逸农庄,非常好听的名字。错落有致的木质建筑,顺应着山势的起伏、地形的变化,自然地散落开来,仿佛是从这片土地中生长出来的一般。每一栋建筑都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,却又在整体上和谐统一,好一幅灵动的田园风景图。

中午闲时分,几个文友相约,绕农庄畅游,去聆听石头的述说,去感受草木的温情。

农庄里最有特色的就是那一块块、一堆堆的石头。那肆意裸露着的,像岁月刻下的皱纹。那别具一格的石头围墙,却是由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的石头精心堆砌而成。甚至路边的花坛也是用石头精心打造的,石头被巧妙地组合在一起,圆形、方形、不规则形状,造型各异。

一树一树的红籽在石头间格外醒目,红红的灯笼花也爬满石壁,那是当年红军长征时在这里留下的红吧?

是的,那红十分明亮,十分耀眼。毕竟,当时长干山(现在的长岗镇)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转战仁怀驻留时间最长的乡镇,长达10天之久。这片土地,浸透着红军长征的红色基因,留下了无数的珍贵遗物。

叩开历史的大门,坚强和坚持的精神扑面而来。那些年轻的生命,为了革命的胜利,他们不惜牺牲自己,也要保护老百姓的安宁。

我看见了红一、红三、红五军团,满怀革命豪情的战士们,在长干山打得敌人仓皇逃窜。我看见了毛泽东在长干山运筹帷幄,策划了鲁班场战斗和三渡、四渡赤水战役。我看见了红军医院在救治红军战士的同时,也救治受伤的农民。我看见了当地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、护理伤员、运送物资,为红军转移和战斗提供了重要支持。这份军民鱼水情,融进了长干山的石头里。

在长岗镇,至今仍保留着多处红军长征遗址,如“长干山红军医院旧址”“长岗毛泽东住地旧址”等。这些遗址见证了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和红军与当地百姓的深厚情谊。

石头里长出的这些红,是红军的鲜血滴落时留下的生命。

在这里,石头不再是冰冷的、无生命的物体,每一块石头都像被赋予了生命。曾经被视为贫困象征的石头,在农庄的巧妙构思下,化身独特的艺术元素,诉说着从贫困走向振兴的动人故事。

说到石漠化,最直观的就是石头多,泥土少,要在有限的土地上发展农业,何其艰难。在那些零散的“补丁田”里,长期依赖人力,收成要靠天吃饭,农民的生活可想而知。

面对困境,寻找出路。长岗人

知道,只有突破山地束缚,才能筑牢农业根基。这里可是红军长征时的根据地,这里的老百姓身体里都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。他们战天斗地,用奋斗和智慧书写了一部动人的篇章。

退耕还林的黄金梨、杨梅等产业发展;养猪、养鸡、养蜂,蔬菜种植等短平快项目;高粱的规模化种植,订单不断;天麻、茯苓等中药材深受市场欢迎;依托自身的自然风光和红色文化资源,大力发展乡村旅游。这些,不断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,让集体经济增长起来。

民宿、体验项目、产业融合,这些都是从坚硬的石头上站立起来的。这满山的坚硬石头,经过年复一年的沉淀,还乡村以温柔气息。

不经一番寒彻骨,怎得梅花扑鼻香。在特色乡村振兴中,无论是“菌田实践”,还是“菌田路径”,都是一步步脚踏实地走出来的,是“十年一剑”的坚持,是革命精神的传承,是红色基因的永续流淌。

其实,无论是太阳村还是菌田村,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发挥比较优势,将劣势转化为特色,村民们因地制宜、变废为宝的智慧和创造力,让村庄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。

长岗从石漠化贫困村到乡村旅游新星,石杓见蜕变的故事,正如那首动听的歌曲“精美的石头会唱歌”里描述的那样:有一个美丽的传说,精美的石头会唱歌,它能给勇敢者以智慧,也能给善良者以欢乐……它能给懦弱者以坚强,也能给勤奋者以收获……

长岗的石头啊,你才是一首生动的歌。

生活散记

南韵

## 腊八粥香

腊八的清晨,冷是锋利的,像无数枚细密的针,扎进新蒲的楼宇间。空气清冽得能拧出水来,梧桐的枯枝在风里打着脆生生的寒颤。可这冷,终究是绷不长的,日头一寸寸爬高,到了晌午,竟慷慨地泼下一地慵懒的软金。

那光是透亮的、暖洋洋的,照在昨夜凝了霜的草叶上,照在行人舒展开的眉宇间,将清晨那股子刀锋似的寒意,慢慢融成了一汪温煦的、流动的蜜。这份暖意,一半来自天上,另一半则从人间千家万户的窗格里,袅袅地蒸腾出来。

那人回暖意的先声,燃在旧业步行街。老式爆米花机那一声“嘭”的巨响,悍然撕破了冬日的沉闷,如同一声激昂的号角。喷涌而出的,何止是米花——那是一朵瞬间绽放的、硕大无朋的、带着焦糖香味的云,烫手、喧哗,点燃了所有望向它的瞳仁。糖画的铜勺是金蛇,游走腾挪,甩出的糖丝在冷空气中迅速凝固成龙鳞凤羽,甜香锐利如剑,劈开寒意。写春联的老人笔走龙蛇,一个饱满的“福”字墨迹淋漓,那乌亮的光,仿佛不是反射阳光,而是自身就在燃烧,燃烧着千年未熄的祈愿。这里的空气是滚烫的,笑声“哗啷”作响,人人脸上都跃动着簇拥温暖而明亮的火苗。

暖意汇流,淌成一道河,注入幸福社区的厅堂。这里激荡着另一片暖洋——那是环卫工人橙黄色的工装连成的。寒气被挡在门外,室内只有碗碟轻碰的脆响、汤汁滚动的咕嘟和放松后开怀的谈笑。社区干部们穿梭如自家儿女,添粥加菜,嘴里唤着“张叔”“李姨”,那份热忱,让“关爱”二字褪去了形式,只剩下家常饭菜般的妥帖与实在。辣子鸡的油亮,映着他们朴实的笑容;腊八粥的甜糯,直暖到被寒风吹润过的骨髓里——这份热闹,是结结实实落了地的甜,是汗水被尊重后的回甘。

然而,最是粥香愁肠百转的旅程,是叩访那些被时光放缓了脚步的旧巷。志愿者的脚步,轻得像怕踩碎了一地旧影。门开后,寂静扑面而来。一碗粥递上,捧住的,往往是一双微微颤抖、写满过往的手。独居的阿婆不说话,只是怔怔地望着粥面升起、变幻又消散的白汽,眼神空蒙,仿佛从那氤氲里,看见了多年前灶火映亮、儿孙绕膝的喧嚷夜晚。那位曾驰骋沙场的老兵,腰杆依旧挺直,接过粥碗的动作,却却重而沉稳。他细细地品,喉结缓缓滚动,半晌,才轻声说:“豆子,炖得烂。”这平淡的一句,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,漾开的,是无边岁月沉淀下的静默的愁绪。那愁里,有铁马冰河的遥远回声,更有对无数同饮此粥却已星散的故人无边的念想。这碗粥,此刻成了渡船,摆渡着过往与当下,在安静的斗室里,完成一场无声的祭奠与抚慰。

窗外的万家灯火与欢声,是盛大而遥远的背景音。我退回到自己那方小小的、安静的厨房。这里没有八宝汇聚的隆盛,只有一方燃气灶,吐着安静的蓝色火苗,守着一口咕嘟作响的砂锅。米,是午间女儿遵嘱泡下的,此刻已吸饱了水,颗颗莹润;皮蛋切作小瓣,如墨玉沉入米汤;瘦肉末先用姜汁与生抽腌过,滑入锅中便迅速褪去生色,将鲜味慷慨交付。我执一柄木勺,站在灶前,如同守护一个郑重的诺言。火不能太猛,怕糊底;也不能太弱,怕泄了那口气,于是,便一圈一圈缓缓搅动。看米汤从清变浊、从稀变稠,看皮蛋的墨色与肉末的浅褐在乳白的米浆中氤氲、交融,最终不分彼此。水汽蒸腾着扑在脸上,是温润的;粥香溢出,是质朴的咸鲜。这一小时的守候,是与时间的一场温柔角力,将一份匆促的、不圆满的心意,慢慢熬煮成稠厚的、可触可感的温暖。

“爸,好了吗?”女儿不知何时从书房来到了厨房,鼻翼翕动,眼镜背后亮晶晶的眼睛,像等待揭晓一个期盼已久的秘密。

“好了。”我将粥舀入碗中,热气瞬间模糊了她的眼镜片。她迫不及待地吹气,尝了一口,烫得舌尖直缩,却还是响亮地、由衷地赞叹:“香!真香!”那声音里的满足,瞬间将我心中因“非正宗”而产生的一丝遗憾,熨帖得平平整整。节日的真味,有时不在完美的形制,恰恰就在这被期待、被享用、被认可的瞬间。

她吃着,忽然停下来,看看锅里,又看看我,认真地说:“给妈妈留一大碗吧!她晚上回来喝,肯定舒服。”接着,她又狡黠一笑,像只偷到油的小老鼠:“嘿嘿,好像还剩下不少,那我明天的午饭,也美美地有着落啦!”

我看着她在灯光下心满意足的小脸,看着这锅简单却热气腾腾的皮蛋瘦肉粥,忽然顿悟。那漫溢在新蒲大街小巷的、宏大的、仪式性的温暖,与我这斗室里守候的、微小的、具体的温暖,原是同一种暖流的分支。它们都源自对生活的热爱,对身边人的顾念,都试图用一釜热粥的坚持,去抵御世间的寒凉,去连接彼此的温暖。

夜深了,新城渐入梦境。但那千门万户熬煮出的香气,似乎已沉潜下来,渗入大地的肌理,融入夜的呼吸。它从六角井的民俗盛宴里飘来,从幸福社区的致敬宴席上飘来,从红星社区送粥上门的保温桶里飘来,也从我这样平凡人家那口咕嘟作响的砂锅中飘来……这万千气息在空中相遇、融合,再不分彼此,共同酿成一片无形却无比坚实的暖穹,笼罩着这片土地。

原来,所谓传统,并非博物馆里冰冷的器皿;所谓年味,亦非刻板不变的配方。它们是一粒火种,由古至今,手手相传。在社区,它燃成照亮众人的篝火;在独居者心间,它化作一缕慰藉的微光与淡淡的愁绪;在寻常人家的灶头,它便是守候一小时熬出的、让女儿展颜的、平凡的甜。这火种,在每一次用心的熬煮中,在每一句真诚的问候里,在每一份对明日“美美”生活的笃信里,被重新点燃,被赋予这个时代全新的、温热的血肉。

粥香深处,我心安处,是新蒲,是吾乡,是千年不曾冷却的、人间烟火的心脏。

## 底水河畔(摄于播州区)

盛朝友 摄(遵义图库发)



## 非常感受

赵仕华

## 腊月三叠

招财猫。他的小脸被这片红色映得红扑扑的。在灯笼下、大门前、柜台边,他不停地挥舞着剪刀手,摆着各种造型。目之所及,全是喜庆。

## 腊月,到处是滚烫

寒气使劲从窗户缝隙往屋里拱。放学回家的儿子,刚推开门便问:“妈妈,今天下午吃啥?”当听说是火锅时,儿子高兴得跳起来:“好耶,好耶,我最喜欢吃火锅了!”

瘦肉、豆腐、菠菜、小白菜,在锅里打个滚,出来时往辣椒水里一蘸,轻轻入口,那浓烈的香便在嘴里炸开,烫得人舌尖发麻,额头上立马就有细汗渗出来。儿子辣得直吐舌

头,可筷子却停不下。大家都觉得五脏六腑也暖和了,蜷缩了一冬的筋骨,都在这辣意中舒展开来。

巷口卖宵夜的小摊中,卖麻辣串的摊位最多,腊月里的生意也最好。儿子拿着麻辣烤肉串、麻辣火腿肠、麻辣豆腐皮,嘴巴被辣得“嘶哈嘶哈”地吸气,他嘴上嘴唇和下嘴唇在发抖、打架,但还叫着再来几根生态烤肉串。一家人又到旁边喝碗羊肉汤,全身的毛孔都在滚烫中舒张。

从头到脚,无不暖和。

## 腊月,烟火有灵魂

熏腊肉是在灶房。杀了年猪,岳母和妻子用食盐、花椒把选出来的半肥半瘦的三线肉、里脊肉腌透

后,和猪脚、排骨、香肠一起挂到灶房的木架子上,木架子挨着灶头。灶头旁是岳父特意在屋后砍的柏树枝,细嫩的柏树枝里混着橘子皮、花生壳、瓜子壳等。不生明火,只让青蓝色的烟慢慢悠悠地熏。那些烟不慌不忙地拥抱着木架子,一天天盯着那些肉,使劲往肉里钻。

不过十天半月的工夫,肉一天天收敛、变色。从松软到紧实,从浅红到深赭,直至变成黑不溜秋的腊肉。肉的香气也变了,少了腥味,多了草木气息。

儿子在外读大学,一次次在微信上抱怨:“这时间过得也太慢了,怎么还不放假啊,好想吃外婆熏的腊排骨啊。”

整个腊月,全是人间烟火。

儿子兴奋地从客厅跑进书房,用力扯了扯我正在打字的手:“爸爸,外婆家星期天杀年猪了,叫我们早点回去!”

那声音又急又亮,书房里满是兴奋在飘荡。

妻子走了过来:“哎呀,一晃又是腊月了!”

## 腊月,满目皆喜庆

老师在家长群安排了实践作业,要求家长带着穿红衣服的孩子打卡拍照。主要任务是找“年味”,还有一些必须打卡的内容,包括福字、灯笼、挂饰、商场展台等等。

我和儿子变身“寻宝人”,走出家门,走进一片红色的海洋。

大街上,落叶的法国梧桐、长青的桂花树,带着零星叶片的香樟树,忽然就沉甸甸地挂满了绒布灯笼,一球一球,笨拙的喜庆。超市门口,两匹巨大的红绸子扎在大门外,金灿灿的“吉祥如意”异常醒目。走进超市,早就搭好的朱红柜台,上面堆着金元宝,立着穿红袍的卡通财神、